

白落梅

作品



三千年前
那朵静夜的莲开



隐世才女白落梅品味《诗经》之美
带你重拾内心深处被遗落的诗性与感动

在一卷《诗经》里，看天地众生的珍贵；
于一轮皓月下，观岁月河山的光芒。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白落梅

作品

三千年前
那朵静夜的莲开

CB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千年前那朵静夜的莲开 / 白落梅著. —长沙:
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9.4
ISBN 978-7-5404-9075-1

I. ①三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《诗经》—诗歌欣赏
IV. ①I207.2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18179 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畅销书·文学

SANQIAN NIAN QIAN NA DUO JINGYE DE LIAN KAI
三千年前那朵静夜的莲开

作 者: 白落梅
出 版 人: 曾赛丰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监 制: 于向勇 秦 青
策划编辑: 刘 毅
文字编辑: 陈文彬
营销编辑: 刘晓晨 刘 迪 初 晨
内文插图: 林帝浣
封面设计: 末末美书
版式设计: 潘雪琴
内文排版: 麦莫瑞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网 址: www.hnwy.net
印 刷: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875mm × 1270mm 1/32
字 数: 209 千字
印 张: 9
版 次: 2019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9075-1
定 价: 39.8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空山人去远，回首落梅花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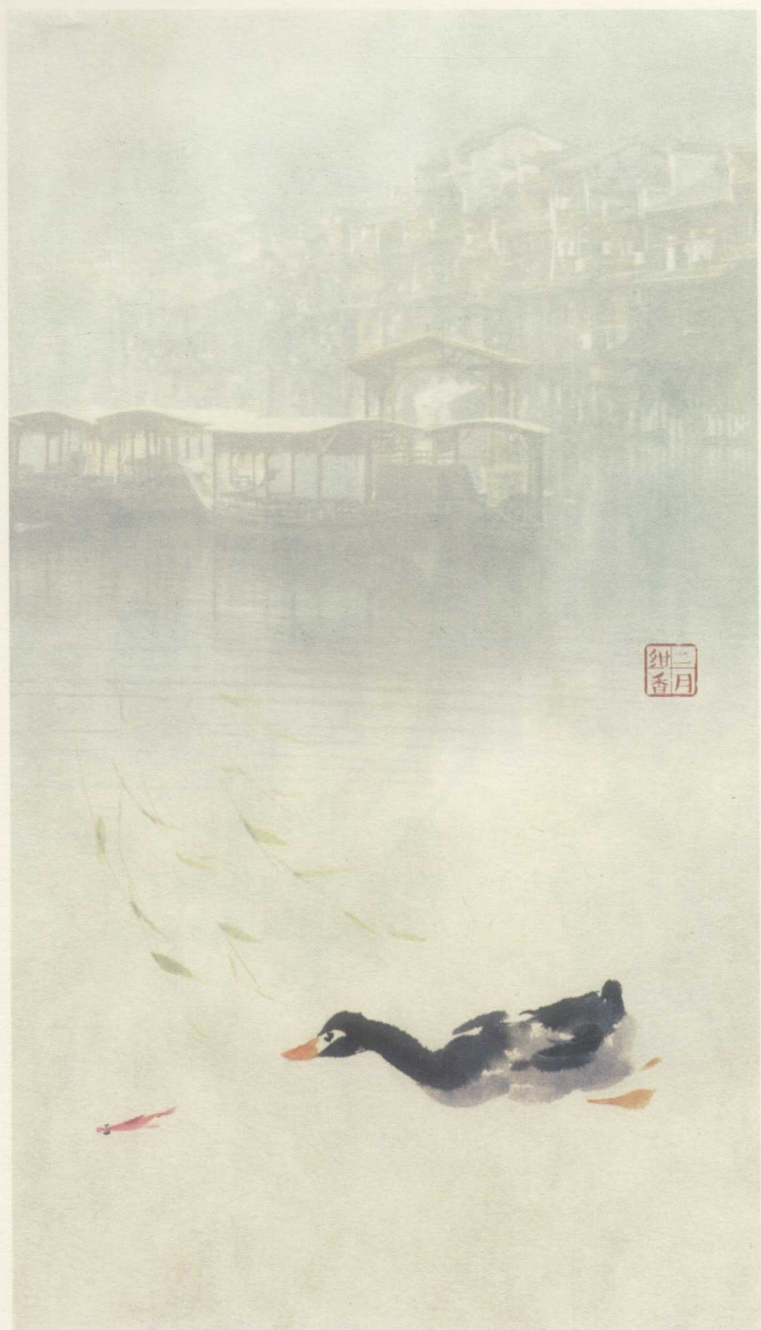
關關雎鳩
在河之洲
窈窕淑女
君子好逑



◇ 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

——《诗经·国风·周南·关雎》

二月 紺香



桃之天天
灼灼其華
之子於歸
宜其室家



◇ 桃之天天，灼灼其華。之子於歸，宜其室家。

——《詩經·國風·周南·桃夭》

三月桃良



死生契闊

與子成說

執子之手

與子偕老



◇ 死生契闊，與子成說。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。

——《詩經·國風·邶風·擊鼓》





诗
经



序
言

三千年前
那朵静夜的莲开

日子简约如茶，沉浮只是一种姿态，浓淡亦是寻常。在这熙攘来往的人间，看似繁盛又无依的万物，实则各有所求，各有所寄。过往的人事，随着斜阳庭院，消失在行走的风景里。

三千年前的窈窕淑女，还在河畔采着荇菜，那相求的君子，依旧为她魂牵梦萦，寝食难安。三千年前的蒹葭，依旧苍苍；三千年前的伊人，仍自在水一方。三千年前的桃花，循着时令开落，不与人言。三千年前的时光，在漫漫风尘中，悠悠荡荡地过去了。

孔子说：“诗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”诗，可抒情志，观世情，通人心，亦可怨刺上政。诗，可兴日月山川，可



观岁月山河，可抒世情民风，可寄离合爱怨。

诗是每个时代的风景，是灵魂，也是宿命。诗，如檐角寂寂的风，似炉烟漫漫，是深情的岁月，亦为清凉的光阴。

《诗经》的珍贵，贵在民风俭约朴素，词句静美清扬。本是寻常人世，男女耕作，平畴田畈，溪山竹影，竟有那样美妙的风光。柴门菊院，炊烟庭前，不过是耕夫樵子，浣女凡妇，过着平实恬淡的日子，任凭岁序流转，仍旧怡然自安。

有时想着，每个朝代，都那样走上一遭，只做陌上客，不痴迷不停留。或姹紫嫣红，或风姿万千，又或平凡谦逊，安静如水。不与谁发生故事，更不纠缠任何的情感，不招惹微风细雨，乃至草木山石，亦不沾染。像尘埃那般淡淡来去，不可相见，无有踪影。

时光深邃且遥远，记忆悲伤又温柔。晨起，于小园摘山栀子簪头，携一束野菊插瓶，采荷花制茶。万物有灵，皆因人多情。读经写句，捞萍栽竹，可回诗经年代，可至魏晋星空，可观唐宋云烟，可赏明清风光。但也仅仅是路过，无名利交织，亦无侠骨柔情。

我本不爱读《诗经》，觉先秦民风与我隔了迢迢岁月，不可及。《诗经》说的是兴，而我心事清淡，远避尘嚣，不喜外界风云，亦不关人世消长。后读唐诗宋词，又觉字句深藏华丽，虽雅致清新，却不如《诗经》那般朴素天然，纯净留白。原来简单的物事，更是清扬婉转，也更能打动人心。



几千年光阴游走，江山变迁，世事沧桑，那些写诗的人，耕织的人，安居的人，以及放逐的人，早已幻作烟尘。曾经有过的情缘，许过的誓约，似流水春风，杳无痕迹。千万年的时光，一切都在消散，唯明月不改前身，但也只是简单的存在，与人相亲，又与人相离。

那些古老的先民，在属于自己的年代寂静生活，和草木相依，与鸟兽做伴，不曾期待在未知的将来，被谁恍惚记起。一如此刻的你我，过着平淡又繁复的日子，甘守寂寞。是萍草，是浮云，薄弱而坚定，从无处安放，到无所畏惧。

我们从未走近，亦未远离。后来，许多人在一些熟悉的景致里，有了似曾相识之感。或喟叹“春日迟迟，采芣祁祁”，或羡慕“有美一人，清扬婉兮”，或称羨“琴瑟在御，莫不静好”。只是，我们有了更多张扬的色彩、浓郁的世味，再也回不到《诗经》的古老纯粹。

在天边，人世经年，万物因为距离有了美感。都说岁月薄情，可是人又何曾善待过岁月？我们行走过的山水，经历的故事，是好是坏，或喜或悲，缘于自己。你说，你想回到从前，却不知，当下亦会是从前。而将来，竟无法预料在哪一天。

物转星移，变了的是诗心画意，不变的是春种秋藏。每个朝代，都有其自身的风骨，恰如每首诗，皆留下心情的痕迹。岁月无心，走过喧闹的凡尘，终有掩饰不住的忧伤。我看先人，或清澈质



朴，或高才雅量，又或浩然清心，自觉卑微如草芥，天地渺渺，竟无处藏身。

人生乐事几何？清代郑板桥曾有过这样的描述：“茅屋一间，新篁数竿，雪白纸窗，微浸绿色。此时独坐其中，一盏雨前茶，一方端砚石，一张宣州纸，几笔折枝花。朋友来至，风声竹响，愈喧愈静。”

我自不及古人韵致，亦无多深意。平生志向薄弱，名利疏淡，喜乐简单，有时愿煮一茶，守一人，直至天荒。我怎不知，千古江山，贤君名相，英雄美人，最后皆付荒草枯杨。你看，村落田畴，瓦屋深巷，早不见，那时旧主。

但凡简洁的物事，恰若平淡的光阴，经久不息。如若《诗经》添了魏晋之风，唐宋之韵，江河之丽，便不再纯粹。《诗经》的留白，贵在天然，不刻意，无雕琢。恰如几千年前的人心，未曾经染过多的世事，亦不解凡间的风雨猜疑。与他们相守的，是不知疲倦的四季，是漫山遍野的草木，是流转不安的时光。

庄子云：“人生天地之间，若白驹之过隙，忽然而已。”人世风景悠悠，自是无尽，纵算看透，亦只是一时。万物井然有序，也苍茫无依，有如先人，藏于历史深处，各有故事，又共过一片云天，不分彼此。

小楼秋窗，心事如水。也曾有过繁华，被千万人记住，后又被

悄然遗忘，如那庭园的花木，刹那美丽，不复存在。红尘寂寞，深深如雪，我们有的，只是当下，走过，或者走不过，都是一生。

月圆有诗，月缺有画。也许，这喧哗又薄凉的世间，从来不缺美好。每个人都是可有可无的尘埃，无谓往来，任意西东。所有的名利情爱，浓时如酒，淡时若风，但终是要过去。认真则伤，有遗憾，也未尝不好。

多想做诗卷里的人物，于岁月长廊，自在穿梭，无忧无惧。万般物事，到底虚无，汉唐之风，也如三春之景，被流年湮没，残存的，只是一点点记忆。数千年的光阴，写成了几册长卷，亦真亦幻，又何须在意。

多少故事，做了渔樵闲话，任他人笑谈。而我们，只是明月清风的过客，捧一本《诗经》，于廊下细读，些许朦胧，些许懂得。

你看，那清秋的黄花，一簇一簇，开满了阡陌。万事早有安排，所有的缘分，都无须执着，放下便是洒脱。

白落梅



白落梅

三千年前那朵静夜的莲开